

救野流星

梁羽生著

(八)

7951



香港博益書店出版



梁羽生

牧野流星



八

著 者：梁 羽 生
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 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

次

(第十五集)

第五十七回

衣鉢難傳嗟分子
雪山脫險識奸謀

三

第五十八回

格老拒封伸大義
土王被誘入歧途

二九

第五十九回

苦口婆心終不悟
惡徒毒婦共偕亡

六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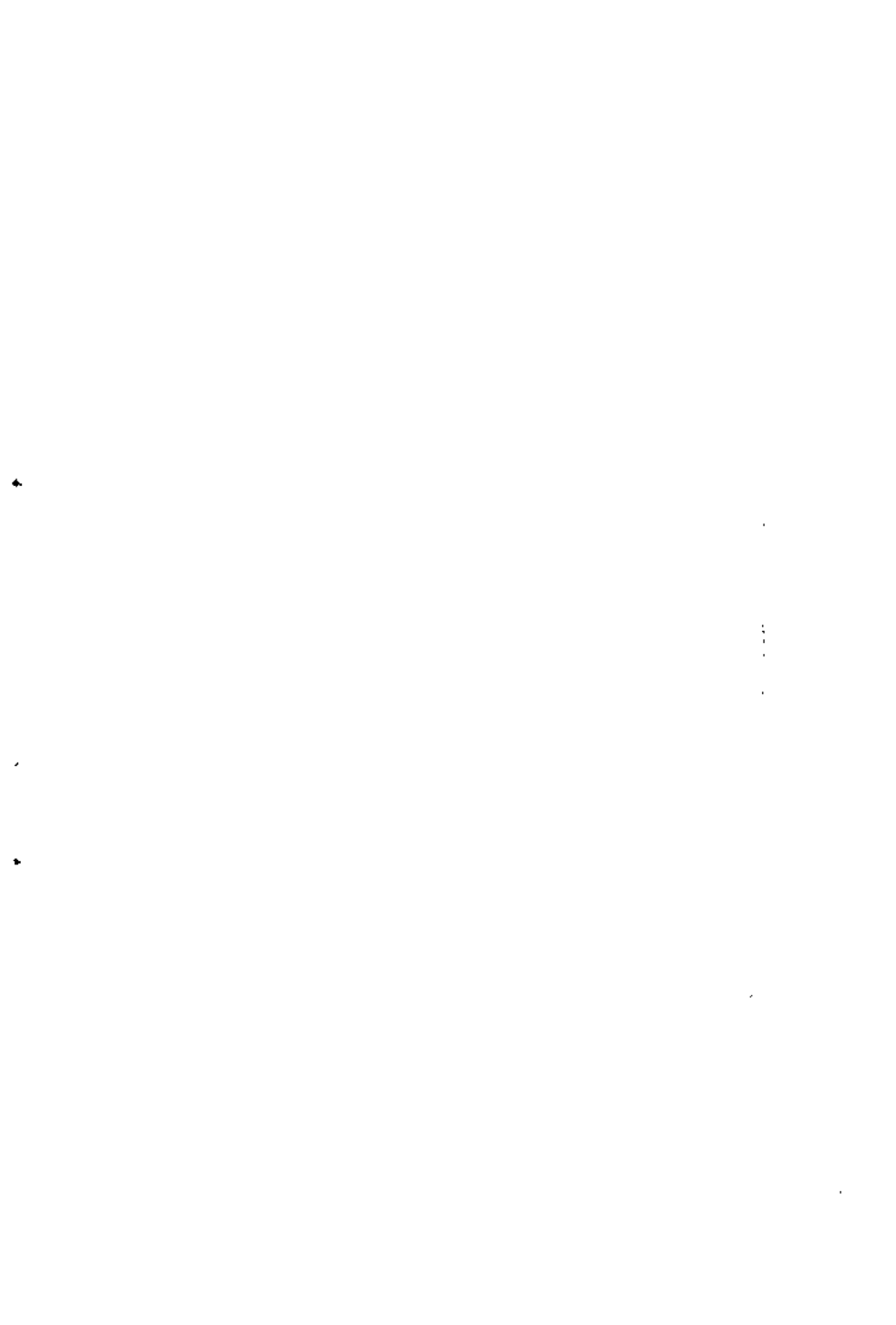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十回

孽債難償空有恨
惡緣自締倚誰憐

九七



金碧漪說道：「這雪崩是人爲的！」



第五十七回：

衣鉢難傳嗟劣子 雪山脫險識奸謀

老叫化道：「已經打擾了你們許多時候，我們也該識趣了。」孟華說道：「老前輩說笑了。難得碰上高人，我們正喜有這機會向兩位前輩請益呢。」

老叫化的臉色陰晴不定，暗自思量：「金逐流的女兒似乎已經知道我的來歷，孟華這小子要把我留下，恐怕也未必安着好心。」原來他是誤會了孟華所用的「請益」兩字。自忖武功遠遠不及孟華，不熱心裏發慌。趕忙說兩句客氣話，匆匆便走。

孟華等這兩人走了之後，說道：「姊妹，你好像不大喜歡這老叫化？」

金碧澹道：「你不覺得這老叫化有點奇怪麼？」

孟華說道：「是啊，他本來是和那天竺和尚說好了要來這噴泉洗澡，並且準備在這裏過一晚，明天才走的，也不知是爲了什麼，他們突然改變主意。」

金碧澹道：「謝天謝地，幸虧他們沒有聽你的話留下來，否則可要辦了這個噴泉

了。」

孟華正容說道：「人不可貌相，遊戲風塵的異人，大都不喜歡修飾儀表，咱們還是該尊敬他的。眼前就有一個例子，天下第一神偷快活張在嶧峒山幫了咱們多大的忙，他不是比這老叫化還更骯髒！」

金碧漪也正容說道：「這老叫化怎能和咱們的快活張叔叔相比。快活張只是身體骯髒，心地可不骯髒！」

孟華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對啦，我正想問你，你剛才和鍾老前輩說的那些話我也覺得有點奇怪。漪妹，你是不是已經知道了他的來歷的？」

金碧漪道：「孟大哥，你覺得這老叫化的名字有點古怪吧？」

孟華說道：「他自稱鍾無用，我想這名字當然是假的了。」金碧漪道：「名字固然假的，他的姓也是假的。不過却是諧音。他姓仲，名叫毋庸。」

孟華道：「他姓仲？這個姓倒很少見。」金碧漪道：「早兩輩的武林人物，就有一個大大有名的姓仲的人。」

孟華默然一省，說道：「你說的可是四五十年之前，北丐幫的幫主仲長統麼？」

金碧漪道：「不錯，這老叫化正是仲長統的兒子！」

孟華說道：「怪不得他說認識你的爺爺。不過他倘若真的是仲長統的兒子，他也應該不是壞人了吧？」

金碧潯笑道：「你這話可說得沒道理了。你當人人都是像你一樣，父是英雄兒好漢麼？父是英雄兒好漢的固然很多，但父是英雄兒混蛋，或父是混蛋兒英雄的也不是沒有啊！你想想，假如這個仲毋庸假如真是好人，爲什麼你就根本沒聽過他的名字？」

孟華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你的話有理。仲毋庸若是好人，先莫說子承父業，最少他也應該是丐幫中一個知名人物了。」

金碧潯道：「不但你不知道，許多比咱們年長的人也不知道仲長統有這個兒子呢。」

孟華問道：「這是什麼原故？」金碧潯道：「你聽過仲長統一個大公無私的故事麼？」

孟華說道：「我的三師父曾和我說過許多武林前輩的故事，但仲幫主這個故事我可沒有聽過，請你告訴我吧。」

金碧潯道：「丐幫是天下第一大幫，當時的南北兩幫主翼仲牟、仲長統並駕齊名，他們都是丐幫近百年來罕見的傑出人物。翼仲牟並沒娶妻生子，仲長統則有一個兒子，

就是這個仲母庸了。

「他自恃父親是幫主，一心以爲這幫主之位也自必由他繼承，於是自小就以少幫主自居。別人看在他父親份上，少不免讓他幾分，所到之處，也少不免有些趨炎附勢的江湖人物對他奉承，漸漸養成了他的狂妄自大。」

「但在當時北丐幫的年青一代弟子中，論本領論才能，他都是遠遠不及他的一位師兄，他父親的二弟子管羽延。」

「仲長統年紀漸老，把幫中的事務讓幾個弟子和兒子分擔。仲母庸接連幾次出錯，有一次仲長統叫他去援救一個被清廷鷹爪追捕的義士，他在路上却忙於應酬那些奉承他的人，遲到一天。幾乎害了那義士的性命。要不是同門爲他求情，他的父親當時就要把他逐出丐幫。」

「管羽延爲人厚道，師父只有一個兒子，他不願意見到師父對這唯一的兒子失望，於是常常暗中幫仲母庸的忙，把自己爲本幫立下的功勞讓給他。」

「南丐幫幫主甄仲平的年紀比仲長統還大幾歲，這一年他和仲長統商量南北丐幫合併之事，由於他們都有告老讓賢之意，決定合併之後的新幫主，從年青一代的弟子之中，挑選一人擔任。」

「這一大事，當然令得丐幫弟子大爲興奮，誰人出任合併之後的新幫主，成爲衆所注目的事情。」

「仲長統宣佈他與譚仲辛商定的人選，大出衆弟子意料之外。他們並非認爲管羽延不夠資格，相反，他們十九是擁護管羽延的，令他們感到意外的是幫主不傳子而傳徒。尤其在他們的兒子近年已立了不少功勞之後，這一決定大家更意料不到了。」

「管羽延倒是有心成全師弟，却不知道師父已知內情。當下便即提出仲毋庸近年所立的功勞不少，請師父重新考慮。」

「仲長統這才說了出來，他說知子莫若父，他對仲毋庸所立那些功勞，早已是有懷疑的了。如今他都已查得明白，是管羽延暗中出力，瞞着他把功勞讓給仲毋庸。」

「他揭發了這件事之後，按照幫規，把管羽延罰斥一頓，儘管原議並不變更，但管羽延仍然要給記一次大過。這也是丐幫有史以來，第一個被記大過的幫主。（雖然他當時還沒正式接任幫主）」

「仲毋庸所受的責罰就更嚴厲了，他被貶爲普通弟子，交刑堂番主嚴加管束。」

孟華笑道：「想像仲毋庸當時的情形，他一定是羞愧難當，恨不得有個地洞鑽進去。」

金碧濟道：「要是他真的知道羞恥，那倒好了。只怕他當時還是氣惱更多於羞愧呢。」

孟華說道：「後來怎樣？」金碧濟道：「他被管教一年，仲長統才讓他跟大師兄出去辦事。其時南北丐幫合併之事已經一切籌備妥當，管羽廷亦已定期南下接管兩丐幫事務了。」

孟華說道：「他自幼以少幫主自居，如今受了這麼大的打擊，恐怕不肯甘心懺願，從頭做起，贖罪圖功吧？」

金碧濟道：「你猜得不錯，這次他做了更大的錯事，從此也就自絕於丐幫了。」跟着說後半段故事。

仲長統的大弟子名叫宣羽贊，為人沉實可靠，才能雖然不及師弟管羽廷，江湖的閱歷却是甚為豐富的。故此仲長統把兒子交給他管束。

「那知仲母庸恥居人下，趁着出差的機會，中途逃走。宣羽贊早就看出他有點不對，有所提防。他一逃走，宣羽贊便即發覺。」

「宣羽贊追上他勸他回去，仲母庸非但不聽勸告，反而刺傷了師兄。宣羽贊的武功是比他強得多的，但他却怎能用強硬的手段對付師父的獨子，只好任由他逃跑。」

孟華道：「仲長統得知此事，不知如何生氣傷心了？」

金碧滿道：「還有更令他生氣傷心的事在後頭呢。」

「管羽延南下接管南丐幫事務，中途碰上鷹爪偷襲，那幾個鷹爪都是清廷大內高手的身份，本領甚爲了得，幸虧有南丐幫同門接應，管羽延這才倖免於難。但他獨力擊斃了三個大內高手之後，自己也受了不大不小的傷，以至就職總幫主的大典也得延遲數月。」

「管羽延南下之事，何以會給清廷鷹爪知道，此事只是南北兩丐幫的首腦人物方能知道的，是誰洩漏出去。」

孟華說道：「會不會是仲母庸呢？」

金碧滿道：「當然是他嫌疑最大了。不過一來並無實據，二來大家看在老幫主的份上，雖然都是有此懷疑，却沒有誰說出來。」

「仲長統一氣之下，就要親自出馬，把兒子找回來處死，反而是宜羽贊、管羽延兩大弟子苦苦將他勸住。管羽延極力替師弟辯解，不惜抬出幫規和師父理論，說是只有嫌疑，查無實據，就不能處以如此重刑。」

「仲長統無奈何，只好作了折中的判決，只問兒子刺傷師兄、私自潛逃之罪，親自

宣佈，把兒子逐出丐幫。但仍留下遺言，要是以後查出仲母庸確有向清廷告密、謀害幫主之罪，就必須把他抓回來處死。

「但仲母庸這一走之後，從此便即不知下落。仲長統在管羽廷就任總幫主之後不久就病死了。他的兒子也沒回來奔喪。」

孟華說道：「丐幫一直沒人見過他嗎？」

金碧潯道：「不錯。丐幫弟子一來由於顧念老幫主的恩德，二來也是由於家祖不願外揚。是以仲母庸失蹤之後，從來沒人提及過他。日子一久，莫說外人，丐幫後一輩的弟子也不知道有這個人了。」

孟華說道：「那你怎麼知道他在西藏？」

金碧潯道：「我的爺爺曾見過他。那是在仲母庸被逐出丐幫之後二十年的事情了。」

「那年我的爺爺雲遊西藏，有兩個後輩妖人，號稱梅山二怪，擅於使毒，爲非作歹，在中原立足不住，那時恰巧也逃到西藏。這兩個妖人本來不值得我的爺爺出手的，但既然碰上了，爺爺又反正沒事在身，也就打算管一管這件事情了。他打算把梅山二怪捉回去交給有關的俠義道處置。」

孟華忽地問道：「這梅山二怪，可是一個名叫欠角，一個名叫鹿洪。」

金碧濤道：「不錯。原來你是知道他們的嗎？」

孟華說道：「他們就是把辛七娘這妖婦救走的人。我沒有見過他們，是我的師父告訴我的。」當下把丹丘生與牟麗珠那日在斷魂岩上所見，轉述給金碧濤知道。「牟女俠正要找尋這梅山二怪呢！」

金碧濤繼續講故事的後半段：「爺爺追蹤梅山二怪，追到賊邊一個雪山，還未找着他們，却碰上了仲母庸。原來仲母庸正是梅山二怪的靠山，他知道爺爺要捉梅山二怪，竟然不自量力，就和我爺爺動手。」

孟華笑道：「但這點道行，和令祖動手，那真是以卵擊石了。我倒是有點奇怪，他何以能活到現在？」

金碧濤道：「他抵擋我爺爺三招，本來爺爺在三招之內，就可殺掉他的。但一見他出手的招數，倒是不忍殺他了。」孟華說道：「敢情令祖在這三招，已經看出他是仲長統的兒子？」

金碧濤道：「不錯。有關他的事情，外人知者寥寥，但我的爺爺和南北丐幫的幫主仲二幫主都是好友，他是知道的。」

孟華問道：「後來怎樣？」金碧漪道：「爺爺知道他是故友之子，自是不忍傷他。只好自己繼續找尋梅山二怪。但梅山二怪遁入雪山已是無法找尋。當時這梅山二怪還是小妖人，夠不上稱爲大魔頭的。爺爺找了三天，找不着他們，也就算了。」

「這件事情，爺爺除了告訴丐幫幫主管羽延之外，就只告訴我的爹爹。去年我在拉薩見着爹爹，爹爹給我講西藏比較有名的武林人物，才想起這個仲母庸的。爹爹不知他是否還活在人間，也不知他目前是變好了還是變得更壞了，但囑咐我若是碰上了這個人，須得特別留心。」

孟華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你以爲他現在是變好了還是變壞了？」

金碧漪道：「那還用說，從他種種作偽的情形看來，一定是變得更壞了。我還担心一件事呢！」

孟華道：「擔心什麼？」

金碧漪道：「我瞧那個什麼大浮法師當你問及段劍青之時，他假裝聽不懂漢語，要那老叫化替他逐譯，當時你沒留意，我却留意到他的眼神閃爍不定。顯然是作賊心虛，講的假話。」

「再說你和羅海的女兒羅曼娜同上天山，即使沒有段劍青告訴他們，他們也會打聽

到你和羅海的關係的。爲什麼只隔半年，你又重履回疆？咱們曾經這樣懷疑那匆匆去來的天竺僧人，他們也會同樣懷疑你的。」

孟華睨然一省，說道：「啊，那你是懷疑他們要趕在咱們的前頭，先到魯特安旗，說不定會有什麼不利於總海的圖謀了？」

金碧漪道：「不錯。四十年前，仲母庸已是會有嫌疑和清廷鷹爪勾結的了，焉知他如今不變本加厲？他料想你要到魯特安旗幫羅海抗擊清兵，他當然要先走一步。」

孟華說道：「你講得對，防人之心不可無，好，那咱們兼程趕路，追過他們就是。」

金碧漪道：「從這裏到魯特安旗，最快要走幾天？」

孟華道：「他們最快要走四天，咱們走三天盡可到了！漪妹，不是我誇讚你，你的輕功確實是比從前又邁進一大步了。」

金碧漪笑道：「多謝你這大行家誇獎，好，那麼你可以舒舒服服在溫泉洗一個澡才走。」此時已是午夜時份，他們準備一早動身，讓對方先走幾個時辰，料想也還可以追上他們。

洗過了澡，孟華笑道：「這溫泉真像一個醫生，一浸過後，什麼樣的疲勞都爽然若